灌園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五

宋 呂南公 撰

上曾龍圖書

知府學士閣下某南城之東野寒人少時自慮其智力寡薄不足以奉農商工技下風故妄意於文學蓋十五歲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爲文章言詞之大美以天地之化四時之運人物之成世古今之無窮其間變故顯幽

治亂盛衰賢愚勸戒一切藉文而後經遠其所關繫如此雖古之人處之以力行之餘事然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也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所見旣爾故自唐虞至於近代經子史集說觧志載閒無不求得無不讀若是者數年於是探索短長補綴同異隱以心靈之所明嘗奮筆而書之所獲多矣猶未敢遽以爲至也益取古之作者所成反復熟爛之期於合似而止盖年三十餘矣其所造詣粗

若有就而遭值時變當路者以能文為賤工方且推崇
馬融王肅許慎之事業以風場屋而剽章掠句補拆臨
摹之藝藹然大行以韓柳之顯傳宜已不可掩然而後
生脫畧往往輕之況於未顯傳者其何以露鋒而出彩
君子之道有得於中則外之貴賤無以損益於我也則
某於今豈有所歉而若有焉何也竊以自古文學之興
其人之所出隆汚不一然其必有合比也有大過人者
立乎世則相望而宗師之孔孟之門是已世無大過人

者猶有以致交遊之樂建安七子梁府十友與夫蘭臺之聚烏衣之游是已近觀李唐文㝡盛於元和而退之所與一時文士畢在相讙之地若張籍歐陽行周東南之羈人賈島劉叉朔北之異類而皆收拾引掖使至有聞而況勢迹之親者士患無所有而已不患無所依歸惟此時為然國朝文先有柳仲塗倡率吹噓預其曹者各有聲實慶歷以後有歐陽永叔而閣下為之流亞海内諸生出入門墻倚賴輝澤者凡不知其幾人矣夫生

而知學與學而有文皆離倫之效以某之不敏亦何敢
以此自張然方之今昔得所合比之徒以不辱其後塵
今乃孤行獨息若無所容則其所以有歎與仲塗歐陽
聞而知之者也惟閤下之命世可以見而知之而攀援
仰望又幸有今日之容邇此其所以願於納謁也夫中
國之有江西而江西之有洪府其位任亦重矣人莫不
知趨重位希貴勢而某十年之間七八過洪未嘗納謁
於府門非不能也則今日之願拜光儀不為省閤之官

牧伯之權而來也伏惟賜亮謹獻雜文一卷幸垂覽焉

答李講師書

前辱見過又示以周易餘義五十篇翻讀竟快欣喜不能自停老丈之得志於經功效固自不淺以某之不肖智識謬陋何足以快睛睫於此耶多幸多幸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始先於求言之不敢先求則所以學者特岌岌乎師心而已矣盖嘗以為使天下而世有聖人則易雖不作適無不可使天下而世多賢人則易之傳

解復誰倚賴何者道可以心行故也今惟世數不幸每希之於聖賢而學諸生又動拘牽而按道於文字之間宜其易惑而難通也奈何世而無經學而無傳斯不可已且夫道非出於聖人也蓋其用亦明於聖人耳是故資道以作經資道以作經於聖人乎何有而紛紛之徒迺欲拜經以為道毋此其所以駴眙於經之所言與孔孟以前學者不務傳經以見道鮮至於疑惑由漢以後傳經之士相望而道益不明豈其經不可以傳耶有心

不師而無言不疑故亦自困於狂而已矣何由見道夫道之所以為易也以無為本而經之所以為易則文有以助於無道一而言之二焉豈得已哉修乎教而已矣然而未始不一也起意於先而立言於有是非一耶得意於言而忘意於道是非一耶人能知夫一之二而二之一則是不足以明之又況於駲眙乎其言哉唯夫知此者寡是故茍有以知之則宜蒙敬慕昔者某嘗讀漢以來衆家傳易之書矣方讀之時或笑其狂或怒其恣

或悲其暗及其久矣則遂以為不足煩吾笑怒與悲焉因輒忘之乃中心所以敬慕而有加無損者王韓氏而止耳為其能知一之二而二之一故也他人未及知此則雖千百其徒何能為易之軒輕乎聽其自暗自狂自恣可也故天下業不可以無經則衆家之書作與不作存與不存皆不足論若王韓氏則不可容易視之讀王韓氏書而尚不悟易則終不足以學易矣易且不足與學其又可與行道歟觀餘義之所申知老丈之所以設

心展才當亦為此方之衆家有不愧處至於未免排斥王韓則為難允老丈豈欲求異於經家耶將以行道而廢經則異不必求也又世所傳子夏學者亦嘗讀之盖借名甚高而持論特卑者疑其漢儒詐託果誠出於卜氏則不已辱孔門哉彼顓達則唇舌家之役徒耳何足叅涉然餘義所非往往并及若輩如令譬擬於王韓似亦不倫也成人與成人談於堂上而先生或未是之即騃孺子戲於堂下而謬言焉又何足怪願老丈嘗試察

之

與饒元禮論史書

借示十國志已略讀終篇此尚作之書也得在元禮藏中何其優幸試為左右說其不足收之略盖史之作以才過人為主其法必合於春秋然後當司馬遷為史不甚合春秋然而號稱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范曄以下畀乎陋矣陳壽以史為志論者或謂之善以余觀之猶為未

盡何者三國皆漢盜而曹操先篡無以服人心是以袁劉諸人睢盱競起其事與戰國無異不當以秦為宜傳周也況曹氏威強比秦不侔遠甚然則壽以史為志者猶言三國不足以優劣姑並記其事云爾雖然壽何知春秋之法哉春秋雖據魯為内而尊王之外未嘗謂諸國為盜賊亦書某師某人而已壽以魏為紀吳蜀則不為紀而其次第則以建號之先後列之雖不類據魯為内之體然猶無害至敘魏事則往往名權備又書吳賊

蜀寇此無謂也若以曹氏為宜傳漢則是王莽亦無罪
乎春秋之意壽固不足以知之且其才又弱則其為書
不盡善也固宜李延壽為北史各自標建無姓名賊寇
之誤其叙事才致亦優於壽此粗可也魏徵劉昫之徒
皆壽之罪人日者唐書遭會歐陽諸公商畧法度其措
置文采遂與班馬爭路可見吾宋文學之盛高映累古
矣前年初讀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劉昫之謬思見歐
陽公所修書而無由得不知永叔如何處五代之亂也

大概十國之事皆如孫權劉備而五代則曹操司馬懿耳但漢末天下為三故吳蜀之勢視魏為弱魏力固勝吳蜀也唐末以天下為十則五代之力弱於魏而十國之弱又可知故力足則與汴洛相持淮南兩川是也力不足則偽辭聘貢廣南閩越是也力最不足則苟占地利借臣幸活荆潭是也吾以為使孔子記此書不過以五代為魯耳必不謂十國為盜也蓋曹操之謀篡也非不欲速也以其天下未易服故隱忍而俟之若當時無

吳蜀表劉則建安以後無漢歷矣然則吳蜀非篡盜漢因魏之篡而自度不能臣事之故不獲已而成國也十國之亂何以異之黃巢之後唐力不振而朱溫首懷篡魏之心何嫶英雄不服乎蓋如桓玄侯景安史勛巢然後謂之盜十國豈類此乎永叔書未可見然使不能辨此則未免不合於春秋鄙哉十國之苟作也其文不及居正其標建不及陳壽扶億強行而已矣書此國之事則皆知稱我而其君則姓名之又以盜賊名彼國至於

書彼國則又以盜賊名此國此噂沓背憎之人耳司馬遷所謂世家者謂其諸傳世有家也其體與近世實録同今為十國世家又為列傳此何等法蓋十二諸侯有因上世得封者有因中世亂而盜國者方其稱公亦書公稱王亦書王稱帝亦書帝所以不沒其實與春秋所書諸侯皆稱公同意然春秋生不名唯死一名之葬復稱公此孔子之深旨司馬遷於世家名次其爵蓋春秋有傳世家無外傳不得不然今乃題某地某人世家而

首尾則又姓名其人甚矣其無識也彼既建號改年廟
祖宗陵墳墓矣而猶謂之衆民乎若以其亂可貶則春
秋戰國非不亂孔子司馬遷非不知貶也其餘措置文
采一無所取而世或傳之疑好事者欲見事迹故爾雖
然此書事迹蓋略矣嘗以吳録江南録江南别録江南
野録等書校此吳蜀二志可見其略天下大定録固略
然此書往往遺其所載今新唐書楊行密傳最有功凡
行密之善可道者畢載於篇中又於京師見永叔所作

錢鏐傳亦甚核詳葢永叔多收野史記傳而去取從容也但不知永叔書盡載十國君臣事迹果否不盡載則又未免闕遺矣春秋之法要當一肆吾力但猶俟盡見永叔書乃為之吾能論其措置不疑其文采也元禮博學好書且廣收藏異日不怠則修選之功當靖共之自今可訪索十國野史記傳庶幾獲廣記備言之益此外未須議某不日南行矣經過當面見馳此故不宣悉幸察幸察

啓

上知縣啓

伏以執事才力優長而屈於一邑一邑之人情物宜固已無所不照若乃原田之沃瘠閭比之蓄耗陂澤之涸盈山林之童茂工之良窳商之通滯農之勤惰士之賢不肖皆莫逃於政術之中而某之事業實在辭學下風謂之賢則或不足謂之不肖則太妄盖亦執事之所有以處之矣夫未仕而交際於諸侯非盛古之禮意然而

世變已久則違衆不足以為高也視今無事於造請之人唯不能學與未嘗學而杜門者或顧之耳而某區區之姓名猶未免於舉子科防則非杜門之時也非其時而不見其所可見則旁口將傲慢之相傷是故不得不畏雖然使某必進執事之門乎徒上謁則庸衆常為之徒贄書則懷假倩之疑畏傲慢之謗而得紛紛之疑益非善計故當少露文業以致夫賢不肖之情狀謹獻雜體詩文一編雖未足以究平生之所長然而細流土壤

可占其高深之萬一伏惟探鉐餘閒嘗賜披覽亦以驗
其非偶然而前者也

代人上知府待制啓

伏審知府待制抗章天陛得郡海濱辭南昌之要藩就
東牟之外地有將相之業而不謀事任當風雲之會而
樂處寬閒此盛德之難攀維羣心之所服恭以知府待
制懿文經國鴻藻扶天溫溫大德之基慥慥中庸之器
早軒翔於冊府實表映於書林獻可納言簡在之心屢

沃出藩入侍具瞻之望良高仁宗以奬拔未終今聖以
知聞亟委魏舒領袖上目送以為榮和嶠棟梁衆神伏
而咸待一昨鎮臨遐徼安集殊氓垂全文武之勳俄被
均勞之命蓋許國雖堅於志而成功亦在於天矧眷注
之方隆竚登延之非晚豈繫千里能滯真賢仰祈撫字
之餘茂養保調之福某欽風有日拜德無階側聆旌戟
之臨遥深桑梓之慶限紆銅墨阻侍堂皇早情無任悚
息依歸之至

為人謝舉知啓

學者入官所以行道於世君子薦士所以報上之恩蓋將成天下之公非止遂匹夫之獲惟其事出而弊見故有名豐而實乏求之者無慎終如始之思引之者有深情厚貌之患賢若葛亮而虧明於馬謖勇若魏勃而取誚於灌嬰豈徒乖立事之奉期又以起稱人之深戒大者有是下焉可知嘗觀艱棘於來今固已倍蓰於治古夫合衆人之性行而責在上之畢照用此日之保任而

定終身之不愆熟而思之既自難矣而況員以歲限例將法繩顧惟所借之私信乃不輕之務向非富有於德業何足承蒙於品題以某甚愚於人不逮幼為待試之末藝晚得徒勞之小官方兹效莅職之勤詎敢望當途之援不虞遭值亦預褒揚此蓋伏遇運判明公豈弟存心寬平遇物深為國簡才之念切視人如已之思茂惟采菲之仁曲成推轂之賜敢不凌兢教意循服官箴庶幾尺寸之長不負高明之舉

為人謝舉知啓

君子所謹莫大乎進身人臣之能尤見於知士士未嘗無而知或不至身孰不愛而進或非夫惟難能所以發則哲之慚而不謹亦以取自輕之累賢者之論由是觀大臣之遠近先王之治所以考碩德之偽真蓋義命未盡則窮達易迷其初志尚不齊則賞拔各從其類究觀世道之既薄鮮見掄才之克明惟自逞其私心遂不符乎公議言行由是而相戾抑揚以此而多虛以宗元之

俊而詒誚於叔文以房琯之器而銷聲於劉秩故擬鑒之得失繫虧全之始終深惟古今何間上下若某之鄙趨時實跡偶從禄仕之下風叨莅刑書之末局依明公之敏政懼不肖之瘝官蚤暮凌兢憂未逃於責察智能寡拙敢非望於提攜熟知天幸之來輙預幕僚之舉以幾曠之職而免簡書之悚畏以最下之才而荷賢德之甄收恩輝甚洪物議更駭嘿循涯分豈乏階緣此蓋伏遇知郡郎中樂易存心寬平待下不以已長而棄人之

短不以已備而責人之周譬如匠石之於山豈刋焚於樸樕亦類治師之於器各順任其埏鎔故使孱頑亦邀題飾敢不激昂學植祇服官箴使高明無過舉之譏而愚陋近立身之域

灌園集卷十六

宋　呂南公　撰

傳

重修韓退之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三歲而孤養于從兄嫂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二十五登進士第再試博學宏詞不中三上宰相書激昂無所合鄭餘慶頗稱之稍漸有聞董晉鎮汴州辟為推官晉卒又為徐州張建封推官一

府言其鯁亮歲餘入補四門博士俄遷監察御史上䟽
論宰相不專機務天旱人饑官不矜卹宫市罔民德宗
怒貶連州陽山令東南學士多往師之順宗即位大赦
移江陵法曹元和元年名為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
為真改都官員外郎歴河南令遷職方以使事過華州
會刺史趙昌劾奏華陰令柳澗前坐法為刺史閻濟美
請停任未報而濟美罷澗教民遮濟美索軍頓役錢為
挾怨逞私謫澗房州司馬愈上䟽言昌濟美刺史相黨

宜有辨白詔遣御史李宗奭即訊得澗贓狀以聞再貶
澗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自以才高屢蒙擯絀作進
學解以歎其窮宰相見而憐之以為比部郎中史館修
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言事者指愈在江陵日
諂事節度使裴均均子鍔無狀愈為文而餞之是時宰
相方與中丞裴度計議伐蔡不同而愈嘗獻計於朝稍
與度合於是用譽鍔事罷愈為太子右庶子及度宣慰
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先走汴說韓弘協力蔡平遷

愈刑部侍郎十四年詔使迎佛骨至自鳳翔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以下奔赴頂謁爭委珍貨至灼體膚以為供養愈惡之上疏歷陳黄帝至周穆王十三君壽高者餘百歲少亦七八十天下未有佛也自漢明世有佛而人君壽數益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而國亂身飢死不足依循請以所迎付之焚溺疏入憲宗大怒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言愈誠狂訐然究其心實忠款宜蒙寛貸時百官多為愈請雖戚里諸貴亦以為言乃

貶潮州刺史到官上表陳謝痛自咎責恐老死瘴海不得重望闕廷無以罄竭平生所善文辭以述太平功績昭示無窮憲宗覽表語宰相愈固愛君惟犯易耳皇甫鎛忌愈介直遽言愈狂踈且當稍移乃授袁州刺史明年名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之亂牛元翼被圍詔愈宣撫衆為危之既行穆宗亦悔追詔許愈度事從宜毋必入王廷湊聞愈至嚴兵以待謝曰適為紛紜諸甲卒爾愈大言曰天子以公有雄材故以節授公何意

乃與賊反耶奮而應者曰先太師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而以賊見名愈曰汝乃記太師乎當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家各有世食巳乎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旄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汝等聞之矣曰田公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汝等已害之又殘其家復何道衆稍讙廷湊慮其變麾使去因謂愈曰今欲廷湊何如愈曰神策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而公久圍之何也廷湊請即出之會元

翼突圍去遂不追愈還奏穆宗大悅轉愈吏部侍郎李逢吉欲逐李紳以愈紳俱褊忿可激乃除紳中丞而薦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勿臺參紳果奏論與愈交刺有詔兩罷愈為兵部侍郎紳觀察江西辭見泣訴得留愈亦復為吏部長慶四年八月以疾免十二月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集四十卷愈善與人交不以窮達易情最喜延譽朋類専容其短後進經愈指授往往成名存撫內外孤遺始終一意其為文自視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不録班固巳下而世不敢
不服也愈在潮州聞其俗苦惡溪鱷魚食人畜無藝乃
投羊豕以文告約三日不遠徙即以勁弓毒矢從事是
夕風雷起溪中魚徙六十里自此溪涸民無患以為愈
誠格所致
論曰東漢至于元和學士辭章日以衰落敷宣叙述僅
就而已隻字適安篇句偶全世以文士許之矣唯愈暢
達雄渾峻麗嚴明肆之不踰約之不迫脫去凡近且趨

作者之奧落筆擅美出口同書下視秦漢以來儼無愧色雖或襍出謿笑而其歸致猶與荀況相如並駕方軌後世雖有追踵愈不可過也盛哉文乎人不稱於耕耨而名農不善於通貿而名商婦人豈孚知其黍冐可羞至於文不足乎言獨非學士之羞歟愈文蓋高亦免羞而已矣惟其未免者衆故可貴使愈當詩書之代其能獨步乎哉昔者水土失序大禹平之同宅滌陂迹在羣目功不待贊而孟軻好辯排墨闢楊愈以為功與禹侔

夫行之與言難易孰若水害去矣而為我兼愛之風千載煽蕩天下偃靡然則愈之區區攘斥佛老思以追蹤孟氏其氣則强其功烈異於禹亦明矣唐之人前乎愈則傅奕果於言後乎愈則李德裕果於行其於佛氏未有以摇而藥之世不洛傅奕李德裕而愈之推則組染勝者帛價闡故也愈之於學明仁義以守教者也議不出入故醇文不襲蹈故高夫如是足以為愈今之論者乃曰愈不知道德然則必若柳宗元劉禹錫涉畧元紡

乃為知道德歟愈文既多固無不工者其間有補典訓如豐陵行謝自然詩李干墓誌諱辯師說喪服議等書皆人倫之藥石也

元祐初内相陳公繹謫守建昌嘗病新舊唐史載韓退之列傳一意褒拂頗乏抑揚因屬濯園先生稍加筆削將以聞于上先生承命芟夷曼衍著為確論果出二書意表内相覽之擊節稱賞函以副呈文昭曾公肇文昭亦歆豔歎美復援紫微兄輩之言謂吾鄉

姑山之秀宜世不乏人惜乎乙夜之觀未達而陳公被命易守灌園隨亦棄世故前此板行灌園集偶遺此文今得善本於其子郁家用刻于集終以廣其傳

紹興癸酉冬十月旣望天台奉祠蔡延世謹題

孫甫傳

甫博學强記最熟唐書準荀悅譔唐記三十篇衆咨其該要范仲淹薦甫可任館殿遂為校理久之欝欝不適白宰相求外官文彥博少時師事甫於是參知政事為

甫從容言朝廷待君異常流幸少安之俄用為三司副使甫對彦博吁悵曰朝廷見待不同乃以此耶吾宜去矣頋知陝州彦博曰學士資望出人陝何足得但外戚有先求此郡者政府已可之矣甫曰政甫固以吾為不若外戚乎何必陝哉取次一麾吾去矣得鄧州而行范仲淹守杭甫為二浙轉運使仲淹禮貌殊厚甫每不快謂人曰希文為不知甫則嘗薦甫於上矣希文而知甫則樽酒道舊必使俗物參同非美意也嘗至仲淹書閣

見其親為尺牘甚多甫曰何事於此仲淹曰疇昔單平游分今日不欲棄絶且禮無不酬故爾幸勉甫曰已矣公知不忘南都教授時交際情地則足矣自公官達則相於者皆佞人挾詐圖私何足報復論者以仲淹甫語皆得理詰甫為人清率平居對客縱論忘景晷之遷屢撚幞頭搔其癢髮鬆然被面不加修正也陳繹為西京留守推官過甫敘別甫欣然接膝自酉及子語纔罷乃謝曰家人病無能具酒者謂君非餔啜徒亦不自歉也天

明不設飯自錄小詩送行而已彥博旣顯甫常少之與人語及必引袖掩面曰天下可羞誰若文十四者乎遭時得君其景迹乃爾辱吾道甚矣嘉祐二年甫卒官止兵部員外郎

贊曰德尚容而心戒褊修性之通義也然容之敝常以和易至乎卑汚而褊者雖難與並為要之不違乎清直故君子之道不幸而不足則與其汚也寧褊何可忽哉陳繹曰慶歷時文學士如甫者多矣至於允蹈耿耿不

肯毫髮苟合於世未見如甫者也

頌

靜惠處士祠前芝草頌并引

萬物一氣而無醜好昔人之論盖已至高必該徧而說之則物與人俱育於覆載中間而後事生焉則美惡存乎事存乎人而物每因之豈偶然哉古書瑞應何限互出所見以為說唯君子為能考之以其時與其人故無迂

蔽之失也蹌蹌乎堯庭師師乎魯郊按此足以知麟鳳乎非邪宋元豐元年邛州靜惠李處士祠前紫芝生於盤石上大如雙笠蜀人嗟異以為高潔之應故繪圖而傳之五年傳至江西建昌之東野人實寓目焉想繹徘徊曰果哉說之可矣夫厚而升氣以為和者土也而靜為之德石者土之英其質磐則安乎靜之至也毓乎秀而不可必致者芝也其事

似夫賢人其味澤足以養人則似德惠今芝生不于土而于石則潔其本而遠離塵雜者也處士之賢不繫乎芝之有無而適有之所謂因之也余故說之如此所謂考之也蓋賢非處士則芝雖大於車蓋秀乎千仭之冢其孰能美之處士之心迹宜有史氏為之述今芝之有圖則其曽孫宣義君文能誌之野人方為之頌焉所以勤勤於說釋賢德也頌曰

有偉其英自天發之孰被孰嗟于此貞石載燿彩澤延
昌秀本用晦之章協矣其祥子孫維顯揚之

錢鄧州不燒楮鏹頌

嗚呼士誠知修耶內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謂修已
已嗚呼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怍於地中不負
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愧
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𨚗𨚗
於諸餘哉世㝡道隱士心險慼稔匿自危則區區於禍

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超超於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葢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鏹之不然而名位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贊

廬陵徐俊和畫像贊并引

廬陵徐俊和廵檢于南城之石陂元豐四年秋九月秩滿其所部百卒謀曰曩時我徒室半空官來為我節廩賜使有以娶月受米藍田運費常十二官為我請于臺得寨有倉是皆無窮之利若夫訓治兵武至不以机肉臨敵又義之明明者也官今去我不能借而留之盍圖像以慰永遠之思乎皆曰然遂圖之又告其寨南十里之灌園人曰獨不能遺我

以文題而賛之乎灌園人曰可無汝拒為其

辭曰

吾誰之歸維父母之裕兮曷日忘之時丹青之顧兮

賔甲聚賛并序

文信侯書稱齊莊公時有賔甲聚者少好勇

以不辱自居年六十無所挫挠一夕夢壯子

叱已而唾之面惕然寤焉終夜坐不自快明

日名其友物色衣冠而索於衢将以報也立

三日不得因退自歿云呂某曰詘辱之於人甚矣哉大人才士有不能違者豈其知違之不易歟將事物之既交則勢不容逭歟今横目之民舉知慮此然慮而能違違而能必者幾何至於必而能常者又其難也哉是何壯子多而畀聚之少也余悲世之人動近于辱而辱亦自甘也求一日之莫我辱且猶不能况五六十年乎幸白晝之莫我犯且猶不能

況宵寐乎意名節之漸衰實本于此思古之人有可以矯激而得畢聚焉作贊以揭之贊

曰

誼重於身君子或虧一毫不挫通者難之耿耿賓公白首不曲生乃可捨夢不可辱誰能接物不困于機正晝之强暮夜之羸吾賢賓公氣節之師

銘

東齋六銘并序

某來樅陽樅陽之大夫埽齋於廳事之東以館之日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焉齋之東北有室室縱二筵横半之某居其中偃然與文字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淫堂偺㕈也室有窗窗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彎縈蕭然漻然嶢巖野者某時厭坐臥則挽舊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虛曠亦自宜

也舊常多慼慼之積無以紓發則懼夫抑且蔽也少紓之為窓戶池垣四銘又為書篋酒壺銘皆以自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忍效昔人捕影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沽脥事偽苟耀文筆者吾又免之若斯六銘其可了然無媿也已

牕銘

有明勿恃有隙勿啓資爾天日保爾虛室樸而檽素而

幪不流于華不蕩于空映書映文通乎曉昏爾明可尊

戶銘

闔足以晦闢足以明若樞若扃順而勿情嗚呼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

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能不盈有岸斯廣胡能不竭有源斯養維風及雨或激其平爾黿爾魚勿汚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蔽勒銘池傍以輔吾

志

垣銘

表毋甚高以蔽余見質毋不厚以虧余限中亡失宜孰踰孰窺中亡易言爾奚屬斯咨爾垣兮其安其支

書簏銘

豈無弊囊傷於束勒亦有高架塵蠧侵食猗斯簏兮方而有容不華於外以完其中行可以携坐可以隱君子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達蓄不在固利於頻

發不發不違伊箎之孽

酒壺銘

富而分人贈愁以喜貧而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賔交招世逸莞攝天真作熈作淳資汝蒸人何千萬春

舉業囊銘有序

余來桐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爭治舉場事業時以率余余不得免也稍强

為之置囊壁間以積其文暇日又題囊腹為銘以自悲其辭曰

孰干我才以亂吾學薰冗綺麗成此脆惡豈不有效腰金曳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鬚咨爾囊兮蓄我窮歟聚吾通乎

慶來橋銘并序

熙寧六年富人姚靖作新橋于福山某月某甲子橋成長老文宇師與衆僧坐其上語曰

山險且深游人至非偶然天下真愛山者少而游人必以愛山為名吾豈以其非真愛而忽之盖將有真愛者在其間吾并喜其至非偶然者有來吾迎于是去吾送于是吾一以慶待之慶者吾為山而寄喜焉者也濡爾筆來吾且題為慶來橋衆僧唯諾聲讚遂題之

題已使來請銘文曰

有奔者流界我淨宮為橋絕之自昔言功既堅既良壞

亦無窮我謀新之上覆以屋夭矯完固平鶩磵谷馬來彭彭車度端端我將我迎則慶而安誰其謀之維宇師建誰其資之維姚氏顧匪謀匪資橋奚以善物不無壞恃後之人銘以告之俾舊而新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七

宋　呂南公　撰

雜著

呂氏家系

開寶八年王師加金陵兵宫㼆若水至城下晩請於師以燔民廬而吾家毁焉曽祖王父君搶攘挾其二子輕齎南遁至江州遇其故人有禄者教以宜走南豐於是從之明年復遣次子迈省金陵且謀復舊居而舍阯券

籍皆厭湯不可理辯遂定計為南豐人有屋于縣郭之
東遂土宜為生居二年曾祖王父君卒其長子是為大
父大父君有二子其季先人也先人生於祥符戊申是
歲大父君卒先人生纔十月家貧不能自存大母棲以
襁褓挈而嫁南城人傅可忠故先人初養于傅氏長因
家焉嘉祐九年正月丁巳先君卒有四子云系曰嘗語
水乎水之行也作于天會于源溢而放蹷而悍淙而為
瀑激而為瀨曲屈而為磵平漫而為川遭瀦者池被灌

者渠敖漱浸漉披枯突潤名勢錯綜已多故矣而不離乎水通于此意者其知姓氏之所繼乎不然牽縈而結顯務以自光亦何異坐江海之上而繁引絮辯語人以此涓沓瀨此涓沓川沓渚沓渠渠已沓漱漱已沓敖又浸又流流之在吳者為如許湍其在楚者又為如許湍乎引辯如此亦幾妄矣夫呂之為家吾知其得于佐禹治水而已彼周之侯漢之王吳之將唐之相者吾豈知其必祖必宗哉吾不敢好牽結而自誣也詳夫耳目所

及事得以徵之者今有一人其嗣實三然一人安生一人天化一人浪游則是此人嗣系唯安生者可以審定而其天者則絶游者難考矣萬一著系而儻引天游則其為謬奈何成敗存亡其迭如轂況迺假養易冒兵燔饑蕩雜發於其間譙者係其如綫而不有紊絶乎蓋帝公之胄參附史録君子猶有以窺秉筆人之荒況彼臣民之微著無常者哉嗚呼可悲也已先君之死諸孤露惸然迸所誌免喪之五年始詰於南豐得其畧焉曾高

之迹毋得而述矣茂惟先君其可言之先君少孤不及
仕學為人端慤易直居游脆軟之俗克耿介無點染有
屋西村不能足食然戞戞自守非其力不以塵芥望人
接鄉鄰以忠正有尋常詩戾得先君一言輒為之沮輟
好讀農田書曰吾所宜也耕殖造葺必有法初教其第
三子學懇刻督勵不容髮聞人有書必為求借從之屈
請忘勌常召語之吾家父祖學儒汝能紹之勿隆吾望
塞矣嗟乎孰使䤨集而師亡乎初曾祖王父君之次孫

既來南豐忽被中旨趨京師到闕得官屬三司院而其兄尚留白舍之河源月劄俸以資之既又以書歸戒令盡室北來未及行而三司卒故其系不得詳河源有五子曰驤渭沔晏顔者是也西村四子伯歡仲旻季南公其叔留也曾祖王父君諱大亮大父君諱戬三司諱淵河源諱務本先君諱文寶其後系具别譜

讀孟子疏

學者之於孟子能言則以誦能問則以疑及其老也顧

有所若焉此世所以不能無也蓋先王之道德其至雖存乎吾心而其達必自乎吾求夫莫思則弗求莫求則弗知莫知則弗達莫達則弗盡學者之大戒常在乎此而此書語約而意深易見而難窮固夫未出于戒者于苦乎何進昔者三代之英内無傳註之害而外不應科試然則講學不以一日置者夫豈惡佚而願勞凡欲以明吾心而致盡焉耳士而出于三代且不得志于講學而況出於秦漢以來哉解說之參差甲信而乙疑人莫

必明焉我其能勿以定之則夫講學者果為今世之所賴自趙臺卿作傳其後既專行然望其遂盡而無苦果然其未然也日者士大夫往往善得其所未至且糾其疎繆然而必以逐趙于學亦未之能究則為今之計寧可以俟彼之顯而緩吾之功問以辨焉所以達也閩先生徐某老于道德之學于此書致功良深今其稅駕在郛余偕諸君相與叩觀其說以庶幾亡深約之苦而心得以明何善如之故嘗為諸君道此諸君倘不以余言

爲否幸書之名以見復焉

讀亢倉子

治平四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鄧校理家怪其詰致不倫不及文莊列老遠甚其辭又最鄙陋令人懶讀常疑有好事者詭冒爲之然儒之長老不敢余疑每用不懌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造此又四年於汴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斯書㩀肇所記而言之耳因自悵快以所疑之不妄故

也盖知心之可以師嗟夫在我者之有以照彼安在乎占文按迹然後進哉世固有喜以淺托高人其功用短長雖不能使智者兼惑亦其謬意期成愚於世耳聞羌兒與越人鬭者越人乘象羌兒患其難擊即刻木為狻猊首而繪之又傚其皮而蒙以前驅象猝遭而驚也為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象也非越人而象之所為奔敗者驚於僞而非驚於實者也彼羌兒何所能哉今夫以淺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

論語而題以韓退之兩人之見皆濟繆以勞而通為羌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凡士源肅濬異世而同揆者予又焉知學士之又無似此者歟柳先生嘗論亢倉不宜傳解而不處為唐人詐造其辯蓋猶未盡余方自憐不惑之早故為之志以佐柳於盡焉

讀白虎通

白虎通譁惑聾瞽書也非特作之者有是學其說者亦足以致之學者不可不思也聞楚之王有喜起怪以為

奇而作異以為新者於是國中之人衣冠宮室君臣族親之數名制度皆羣然而更造之旁徵外引以快談喻他日王問焉曰孰致爾孰致爾於是俊舌者進而列焉曰是新某制是生某名是有某義云云王大悅連室而旌之魯之端士駭而往辯之曰古之制君臣主於定上下尊卑族親主於辨戚疎次序衣冠宮室主於便利乎起居服用昔言足矣今不宜復哄汝紛紛且非益也楚之君臣勃而否之曰非爾所知也不如是不足以矜識

見而斬談說也魯士不自得而去白虎之作其類是耶而未聞當時有魯士嗚呼吾不意夫譁惑聾瞽者日多多也自西漢時學者說經已積怪蠹至是而甚焉又總括之說儒之弊蓋至於此學者不可不思也

讀字源小說

余讀曲臺經至學記篇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未足以動衆於是廢書而歎曰嗟乎先王之深意秦漢學士亦有得之者乎古者以言明道而以文正言又以書

致文也致因欲正正因欲明其事固如此然而意得道忘則未始閑滯于言彼字以致書何執之有趨于達事而已達則得得則忘字雖有體義不以害也六經之文備于晚周而孟子荀卿與夫百家諸子之辭相與援引而句字未嘗同彼蓋知夫在理而不在字也自六書之名起論者槩之以為分張本末顧亦是矣而後儒之生患無以成問學更從而為之辭欲廢其五而歸其一韋合之風從是長矣蓋康成之學得於求善良者也而許

慎之學得于發處憲者也皆不知先王之所貴不在於
此林罕區區出其後其亦勇於謏聞者乎嗚呼先王之
深意亡矣於罕乎何誅

讀李文饒集

余與凌雲先生論立功立言先生稱有道者必能立功而
立功者不必皆有道余獨論立言以為士必不得已於言
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
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

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見則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偉談劇論不聞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歟先生不以余說為非余讀李文饒所著書見其汲汲於論譔患無以傳諸世也而文乃淺近卑粗不能揮斥其意不知當時何以自謂為可其亦雖吃而不能無訟者歟可憐哉若人也文饒未在相府時事業已有可稱羈靡排蠻夷而接遇僧巫皆已非常及其遭會昭肅奮然有刷滌寰瀛之志於是傾胸

寓心以就經綸會昌之政危全於雅矣雖天不相其終
然文饒之功旣自不細而不能自免於朋黨之非及一
不幸身被竄抑則焦焦無以自安窮愁著書至於非望
誣僧孺焉甚矣文饒之不足於道也夫惟全才足德之
士言而人不得加損動而世不知違從意文饒之所以
為文饒者有未肎於此歟

題爾雅後

爾雅非三代之書也其作于秦漢之經家乎鄭康成以

為出於孔子門人者妄也三代之英其學在于持氣正心充德性於神明以為行業彼尚不貴著書不尚傳經而曾形名訓詁之肯為哉世俗之儒善望影以象形見孔子云商可言詩遂以詩序為子夏所作且孔子亦言賜可與言詩矣今獨何愛而不言商賜共作詩序乎蓋孔子之教人學詩而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足以辨之要將由此以究觀性命之理焉耳今夫謂爾雅為出於孔門者非據此而言之歟嗟乎幸而論語所記此段

不明所告何人爾即令明之說者肯捨之耶甚矣說儒之喜妄也余考此書所陳訓例往往與他書不合唯對毛氏詩說則多同余故知其作于秦漢之間今世所傳五經正義者引用辯證每取此書然反時時破毀爲原作爾雅人之意正欲以定形名道訓詁爲後世之宗例是故傅合經家而陳之乃合不果定又或不通則謂之何欲助說儒而儒隨復攻之借盜糧而資賊兵爾雅亦有是哉

題論衡後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懐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惑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

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處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盧仝集後

世之論交以器能名位相若且合云者斯不然也周孔顏孟當世無二人則高身獨往沒齒無與而已乎斯不然也明矣蓋生同世術同學跡相於志相依爲斯交而已其才器之小大參差固不足間然非大賢莫能并容其間以取全也庸常之人不足以論此唐三百年文儒爲盛然莫盛於元和以來韓退之其名教宗主歟而懇

愬推道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張籍孟郊侯喜歐陽詹盧仝輩遜服畢畢如不足者退之豈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見韓之大賢也數君皆能自致於有聞然各有終身之敝又當時於韓各有輕侻處不聞韓以為間益見韓之賢也已數人中盧仝跡獨不著然考之仝於交中為劣者蓋仝荒縱怪憿人也仝之文章今猶有在者四十餘篇歌詩銘序雜爲自其文章以觀其所存有所照已其無足可道也顧無退之則仝亦何有嗚呼交友之

難時會之難道學又難徒使吾重歎於今日也古人吾不得與矣安得全交者而見之哉

書長江集後

島之詩約而覃明而深傑健而閒易故為不可多得韓退之稱島為文身大不及膽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者予考於集信然今世之人皆知賞識島詩至論其所以為島則未必知也彼徒吟之曰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又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云云以島之

高妙在此嗟乎是不害為不知島者也安得真知島者而與之論哉此詩有許柳為序者其篇第與今衆本不同又特不多蓋余所收集本已三百八十篇云

書賦編後

十四五時隨羣兒誦今體賦日欣欣焉比十七八遂工倣之亦不多厭二十以後稍不喜尚然益知賦之態狀華蒴自吾出江淮行橐齎書絶無賦集或時同輩談及往往收睫閉聽等之惡畏今年旅窮加憂同居輒讓以

理舊習謂可由以求祿仕吾貧窮甚果不免此因復借其文以讀讀之久擷其善者得四十餘題手錄聚之資技癢云噫亦足以自笑矣北人與南人會京師相與置酒獨設橄欖為盤具南人縱啖之甚美核幾不免而北人初啞齒未加深顰蹙而投諸地南人默笑焉已而酒數行他無以食者北人忙懆起從地而復引嚙之顧謂南賓天下味良于養人者宜不止此當今之時我急無以慰喉牙爾借吾有八珍五鼎之享則今日之舉未為不

知味也嗚呼吾真類若人矣古人有言不遭者可無不為若我者非不遭者之為耶煕寧巳酉上元日桐城南

總題

王祥對

或問王祥其有道之士歟用孝悌為閒人出處視時治亂尊榮克終為晉臣冠非有道其何能此對曰祥而有道孰而無道者當東漢之微曹氏窺覦不得天位不饜此匹夫孺子所共知祥於此時避地隱居似有志義者

一日幡然起就臣位豈以為身能軒輕於時乎吾固疑祥以孝友為尊榮資其後高貴鄉公立祥以定策封侯司馬氏賊而殺之而祥熟視未有以如何也方枕股而哭以為忠矣司馬氏之逆其根株與曹氏並起迹其強悍蓋非祥所能遏顧為祥計則義不仕焉可也而祥不去異時晉王受冊祥方與鄭冲爭一屈膝此所謂與人巨舟而斬澆斛者也夫魏晉之事祥不得為不占始末者苟以為義則不當哭且受拜矣苟以為不義則白首

公卿之位無救其亡區區哭拜為不為何益或言祥非不知宜去以為亟去則掇禍於姦雄之手是以全身隱忍此亦非是蓋姦雄之所禍者禍其可忌之人而已若夫材謀氣略非已之敵且不與之較則無事忌之故王莽不誅揚雄宋武不逼陶潛而近代朱全忠亦不殺司空圖也以祥之恂恂在野與在朝毎無心於忼慨彼固揣摩其無能厲已矣雖去之保無禍然則祥雖以孝友取尊榮終之一無益治亂之人而已祥之哭高貴鄉公

也曰老臣無狀嗟乎祥亦自知歟是真無狀者也安得
謂有道

灌園集卷十八

宋　吕南公　撰

雜著

書劉瑾事

劉沛公當國時進士裴煜以文藝往来門下公稱愛之使子瑾與之游友好甚渥煜試南省奏名第一聲譽暴振其交瑾益謹願為姻家瑾莫逆也公之薨煜在修書局自慮可致富貴於初心頗懷去就瑾覺之而未嘗問

比瑾仕稍顯而煜老蹉跎得揚州末行而疾病手書抵瑾愬窮慼以後事為託且尋昔好其辭殊哀瑾方與客飲大醉夜半乃見煜書起歎息未五鼓而詣煜煜見瑾欷歔不自勝瑾曰勿疑矣歸遣其子往拜煜即日成婚煜遂死瑾為經理其家甚備其後瑾為淮南轉運使鄭獬舟過廣陵疾作而殆使客諷告瑾願屈使君一視我死可以目瞑瑾聞之輟食而往獬曰必死念妻息無歸非公孰能撫我瑾以畫力許之獬卒瑾悉槖買田宅鄖

溪上以女妻獬子使奉母居焉瑾儒者有雄豪名於天下士論所畏而其所以存待危亡乃如此

達傭述

淮西達傭傳者逸其名氏傭不習書未嘗知仁義禮樂之說翳茨為居與物無競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或時得羨于常則盡推贏易酒肉以歸夜同婦子宴語又自知吹鐘管閭輒以度曲助嬉笑其聲隱然以為常其籬後居有富翁者或夜寢不熟厭聞之一日召

傭来前語之曰吾宅室層複京窖棋峙一歳之息計簿至積案吾生可謂優餘矣而夕夕笑樂有不暇焉汝草茅之子宛轉不越丈尺地日仰手眼者奈何資以爾樂也傭以實告翁曰然爾裁足致百錢遂得爾安必加得焉樂宜亦多者今吾貤汝以百千恣汝所營如月獻息而已傭然之取貲以去自是稍不聞管樂聲既而笑語亦稍貶旬月以往聲如室矣富翁初怪之未及問而傭来有戚容以狀問之則曰不主多財偶學之而慮所營

失其方故甚憂已營之又苦其或亡故多勞憂勞之與
始吾一已嘗之是以管不暇吹繼而家共患焉笑樂并
失矣頃與婦子計以為求利於外則甚難苟得優游以
終老焉人生至樂也幸彼未可知之外營而廢吾難得
之內樂宜不可為然請遂歸所貽以保吾樂於是婦子
相與負貲至歸訖讙呼而去東平呂某曰生非財不養
然知養生而不知達生其為蔽害深矣不靈之夫厚藏
廣掊譬為奴者彼亦豈能紆金褐而噉珠飯哉通之飽

暖而已矣及其墓以豐而見扫子弟以侈縱而鮮若人傾敗遂基罪戾或蹈而家破世辱矣凡以不用達故也誠知聚不足葢而害有以根於以安生而率教則何破辱之有迺惑一身而復畀其後以鮮若人不祥莫甚焉達生知道至矣聞古有羲黄氏之民者其人化之而千載不作其後有列莊氏之書者其言盡之而知者不以行孰意淮西之傭而得此也世指不知書輩為愚夫豈果然哉余在桐鄉客有道傭者因誌之是為達傭述

平凉夫人傳

平凉淡夫人諱修小字嬋娟不知其先所自来或言其族當夏禹時已盛於林邑其支庶往往顯聞於荆揚之間曰簜曰簵皆名載帝籍歳進其子弟侍用于京師人到今稱之夫人大父叔清位宜春長其别子居餘干者曰編實生夫人夫人初生胞有紫錦紋家人異之及長翹然出其類宜春公曰吾子孫亦盛矣以令視之莫不適於用顧用有貴賤則所遇為不可知安得吾修不參

於用之賤耶異時將作梁生聞宜春語以告於翰林文公以為宜配君子翰林公曰淡氏妬乎曰無之又曰淫乎曰無之公曰然吾固聞若家之富清風矣當今之時吾惡夫温柔而無節者吾熱中葢久生謹為我納淡氏為吾室人亟之勿緩於是將作生請於其家議以法度成之翰林愛焉常曰此吾股肱之任夫人不茍言笑平居未嘗下榻人或怪其似息嬀翰林曰不然是全於順者耳上有事於南郊翰林以夫人請於朝初得封郡於

平涼世皆稱曰平涼夫人自是貴豪爭求配如夫人淡氏之嬪遂半天下他日緇黃之屋亦竊有之翰林太息曰嗟乎吾不早獲南郊之請險使夫人與狗配齊號且宜春公之所憚果賤於此歟夫人侍翰林常半歲不離次必天霣霜乃退就別室其見引抑無所喜恨時以為難翰林宴休夫人必與俱其在風軒翰林醉且睡熟拶夫人墮地稍傷翰林驚起援而撫之曰怨我乎夫人曰不敢然由此不自任時時不免護嗒翰林曰我於子乎

非附炎之偶今惟不幸故取困與傷使召將作生曰夫人疾吾重勞之若為我選其姪娣之宜者以來夫人始退閒翰林猶顧憐不忘戒家人勿或妄毁歲久乃亡無子以火葬其後事在表文

贊曰吾於平凉見守道之福馬漢氏以前文字之傳陋矣簡籍所寄淡氏之功最大然則修之享封顧不宜哉初修有兄佳靚略等而剛塞過甚故將作生以配丁氏丁氏苦家也日蒙椎斧之憂摅其頂者數矣終不斷避

其頑恐蓋如此其季弟亦轉妙然以輭薄乘於時賤與

薪芻不異唯平凉在枝葉中静正豐閒作配文家虚而

不詘親而不褻榮名始終嘉愛無極嗚呼盛矣

義鷹志

盱南陸氏世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往往以之易學問售

奇訪異以爲常他日遇山夫賣猴雛取而蓄之甚馴縱

其游息門内外毋復羈檢歲久矣猴益老意嚮類姦然

猴牡猴也見婦女必跳梁悚抃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

棓死之未施手而猴先驚畏登屋僻去以避禍彈石不得中人力不能追凡夜寂猴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年自虔來臂俊蒼鷹陸氏之弟往從之郊視其搏攝無虛嚮因就與語薄告以猴害少年許諾為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鞲巳發則逞逞摩空下瞰得猴處猴猶坐不動伺鷹垂近隐舉瓦以扞身鷹不能得也奮焉穿雲以逝漸眇默不可見於是主客不知所為方相慰以壺饌未敢議所以謝少年也明日忽聞

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捨盃噦嚼疾趨昨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也方復摶翔下擊猴仍用前計以自全鷹失攫拏揚翮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疑也遂中其擒少年招得所臂鷹而遂擒者委猴而去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來助者也呂南公曰羽毛之居生也縱橫乎林莽之間而順適乎天地之内同而異異而同彼其鷹類非一種聚而已也何少年之所養適當攫拏之不勝而遂能招夫助已者耶夫以通晝夕之奔逝蓋不知

經涉幾千萬里之遠而幾十百之羣隊彼豈有响响之語言沾沾之勢貌以相諷動者耶至其見助者又未必並棲共育者也而輒相從爭所末如何之害彼曽人之與耶令人生同州聚同鄉上之人防之以政刑而端良博厚之士尸其教觀其平居束冠衣媚聲氣以相翕習有謂之為無志氣行義則起不平之色亦從而恨之惟其一旦攖介患害則人人自苦也曰吾愛髮膚又曰吾力不勝也埋頭縮手背嗟而斜睨以陽託於畏慎之名

此一門之内有之矣況𡡉族耶𡡉族且有此况州閭相識耶是曽二鷹之無知奚志氣行義之各得耶嗚呼人禽之所以異者形名而已矣就形名以索實吾豈敢知治平之末年余初出山延陵劉縣尉扶為余道此余耿歎焉劉君謂余盍歌之如少陵所詩鶻報虵事余辭以未能也姑志之亦書其所歎於後矜玩好者可以戒而不如鷹者可以懲及其戒且懲歟劉君與予皆幸矣是夏六月志

善學說贈蔡升之

善學者行身循乎故常不善學者行身俟乎顯光俟顯光者得亦失之循故常者失亦得之故常不害顯光而顯光有時害故常其理然也人之生日兩其食則不羸寒暑得其衣則不悲事父母養妻息睦其族善其鄰各視其力與資此成世以来未之有改而天下情所同宜者也是之謂故常食不止于飽而已至于備水陸之珍衣不止於暖而已至于窮女手之奇炫爵禄娶右家氣

勢足以蓋州黨聲稱足以耀宗姻此成世以來未之必
得而天下之情所同好者也是之謂顯先故常有義顯
先有命義無所俟命不可意古之所學者勤于因義而
已矣非所以先于命也苟為先命而後義則是飢寒方
迫而坐須水陸之珍女手之奇然後御耳幾何其不相
率而乾楛哉于娶于養皆然幾何其不相率而滅絶哉
人道之大原有所興矣不知此而言學吾不知其能學
矣昔余客撫州州人有語余以周先事者云先至道咸

平間進士連被鄉薦俊舉沸然先亦自負以必達或勸以娶妻治產輒怒以報之曰不晚捧桂枝出宸廷而貴人女爭于東華門上結我矣何問下里人哉久之先不復得志于科場而俊舉日消蹉跎空屋中年五十餘鰥卧以死死之日家惟病母頭白齒缺無升布勺米自活先既死而母亦卒于餓矣此非俟顯先者乎吾鄉先生王補之弱冠已議婚是時家甚貧或怪其汲汲者補之曰堂有親水菽雖菲淡要有以奉承之或論之父前父

亦曰官可無也婚時不可違其後補之起家以經術為天下宗師非循故常者乎夫先與補之其終皆命也惟其始不肯俟顯先與不肯循故常為異耳較其害不害何如哉從余游而舊者陳留蔡畋字升之其人齒壯尚未娶今乃有言曰二親皆六十矣而畋之室無婦欲娶則患貧不娶則憂失時如之何余不欲其先命而後義也作善學說遺之

貧坑說送傅公濟

世有貧坑其名甚古而其地曰新相傳上皇之時曽未有此疑其帝鴻以後稍陷而傾經延秦漢乍虛乍盈而莫可填坑之所在非遠非近非幽非顯謂之并包而不貯穀帛金珠謂之偏發而周匝天下皆見非廣也而無邊非深也而無底非盡焚也而長焦熬非盡淖也而長濡滯無封疆限禁而在者不容輕逸無王長嘯結而來者不悟其多無舜禹之德化而土風自儉陋無戰國之從衡而事務自勤煩人之墮其中者輒失故態昔之辯

者反啞前之勇者成怯身雖大賢而不必見尊先雖甚貴而不必見畏蓋有一人墮焉而家隨之者矣未見家墮而身獨免者也蓋有未墮而憂虞者矣未見已墮而讙欣者也是故智者蕲避而愚者以為諱為人上者懲此以勤政為人長者指此以戒禍惡之如鼠防之如虎而墮者猶紛紛而莫勝數由令而論坑之所受可謂盛矣而盛不害乎窮嗟乎天豈不仁乎奈何兆此以梏民於窮也或曰人而已矣天何預焉然則何以蕲避而有

免者耶雖然已墮而終能脫去者可謂得天人之助矣頃余適墮之初正見公濟隨其父亨甫占次於其間則交參居游以數年嘗相悲矣而未知所以相安顧視闤坑之人莫非失意而各能以力僅濟於衣食唯儒其名者獨艱焉則又慼然而推咎曰坑之山川固不利於儒乎坑之鬼神固不祐於儒乎今又其文章筆墨為之祟歟俄而亨父惛兮茫然若寢寐之回然望西以奮時則以為若人也奮而已矣今且焉往而非坑乎未幾亨甫

震其讙聲殷然若在雲表坑人驚而索之莫得見者徒
覺其音辭暢亮舒愉而已於是始知亨父脫迹此坑而
莫余告也皆曰亨甫賢哉謂之得助於天人不亦宜乎
方是之時公濟亦軒軒西首且言貧坑之毒也吾儒謂
之威極而浮屠人謂之地獄令吾父幸脫去吾家既隨
之然我將佐吾父務令去之必遠無使兩耳復聞坑之
呻吟以動吾心余於是而羨焉為之歌魏碩鼠之詩送
之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曰公濟

乎勉之為我謝亨甫吾愧無以從公游然相悲之言從是息矣

困蚓說

時雨既休物類如醒蚓之壤潛者亦覘然而騰於埵蜿蜒以恣遊俄而造乎蟻聚之閒蟻衆初為之辟易以驚已復欲有以嘗之乃追而緣其後頗覺其不能自救也則又馳而跨其顱轉嚼其膚蚓不勝其侵震縮而已於是蟻徒識其果無威能也相號於穴傾老小以來環而

傷之蚓困於戰跋幾死嗟乎明不足以對物才不足以周身而恃巳長以恣其所之其不困於侵侮也幸哉

蚊蠅說

蚊之近人童子知欲撲之爲其毒之足以傷人也蠅之近人非能致毒也而以其生長之汙亦爭滅之與憎蚊同嗚呼行身之曽不善也不在乎術之足以毒人苟爲素所由者未免於汙則亦足以害其身而已矣

忠戒

余館鄭氏書堂一年其朝夕飧饔之所陳殘賸滓沾擲狼戾鄰之尨日遊索焉舍而安之無復知故主者堂之僮逐之不為沮其家呼之不為聞也夜尚卧堂間妥妥甚安異人至則起而迎吠不待嗾遣嗟乎食之移情乃至於此彼豈以為忠適然歟余於是而有感蓋古之所謂忠者必由其道忠於非所宜忠何道之云阿衡不幸而五去五就後世翻覆憸人更援之以濟其幸視一已之利害而定其趨捨不顧社稷民人之存亡也而曰視

天而已且天安肯命人為翻覆自利者乎余以為由余
陳平之迹恕於亂世可也用盛王之法裁之則有所不
免傷人臣之有已而無君感厖事作忠戒

謄錄監生臣南光晠
謄錄監生臣温廷鑑